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鬧煙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

話說吳耕兩因同吳珍借錢，吳珍既未借給，反在桂林面前說了許多狂話。桂林又不瞞藏，逐細告知吳耕兩，因此含恨在心，欲思算計吳珍泄忿。卻好事有湊巧，適值上憲行文各屬，查拿吸食鴉片之人，揚州府江、甘兩縣皆差許多衙役，在揚城四處搜拿，也不知有多少殷實富戶遭差擾害。甘泉縣裡有個差役名叫包光，與吳耕兩素昔交好。吳耕兩因要算計吳珍，知他每日晚間總要到強大家桂林房裡過癮，遂找著包光，向他說道：「兄弟有個盒子送與哥哥吃吃。」包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吳耕兩道：「揚關差人吳珍，家裡有數千兩銀子家資，每天晚間總在強大家過癮。你帶幾個伙計，約莫二更時分，闖進強大家，到桂林房裡，將吳珍同煙槍、煙具獲住，人贓現獲，不怕他跑到那裡。我在他家別的相公房裡坐著，等你們聲張起來，我假裝不知，岔出來做攔停。他怕打官事，至菲也要弄他幾百銀子。大哥你同我怎麼分法？」包光道：「大行大例，攔錢是二八，如今我同你三七分。但是一件，你可拿得穩呢？」吳珍道：「甕中捉鱉，拿不穩也不來同你說了。」兩人商議明白，約定今晚辦事。吳耕兩又向包光道：「你可曉得桂林房間在那裡？」包光道：「強大家我去過幾次，在那裡吃過幾台花酒，那桂林的房就在廳後堂屋東首那個房間，可是與不是？」吳耕兩道：「真正不錯，晚間再會罷。」辭別包光，回家吃過晚飯，就到強大家內。

其時桂林房裡有一起客坐在那裡打茶圍，吳耕兩就在桂林對過雙林房裡坐下。桂林聽得吳耕兩來了，又送一盒子鴉片煙，與吳耕兩在雙林牀上開燈過癮。過了一刻，桂林房裡那起客方才去了。事有湊巧，恰好吳珍隨後來到，就坐在桂林房裡，開了燈在那裡過癮。

到了二更多時分，包光糾約了合手的伙計項光、胥光，又另外帶了四五個伙計，在酒館裡吃了晚飯，點了兩三條火把，來到強大家裡。強大在正廳前迎著，請叫過眾人。包光悄悄問道：「關上吳珍可曾來呢？」強大道：「來了，現在桂相公房裡。老爹找他說話嗎？」包光道：「你不要送信把他。」遂關照那些伙計坐在前面，包光同著項光、胥光走到後面桂林房門首，揭起門簾，三人進了房來。

吳珍正在桂林牀上，開著燈與桂林對面睡著，對槍吸煙。

吳珍聽得房外腳步聲起，又見門簾揭開，有人走進房來，疑惑是熟人到此來找尋他的，趕忙立起身來。桂林也就站起來，看見是包光們，趕忙迎著請叫了一聲：「三位乾老子請坐。」包光遂走到桂林牀邊。吳珍將手一拱道：「請坐。」就在牀邊坐下。項光、胥光在兩旁椅子上坐了，老媽趕忙進房獻茶、裝水煙。包光向吳珍道：「尊姓是吳？」吳珍道：「不敢，賤姓是吳。還未請教三位尊姓。」包光道：「我姓包，叫包光。」指著那二人道：「他叫項光，他叫胥光。」又指著燈盤道：「吳大兄，你請過癮。」遂在煙燈旁睡下。吳珍只認他是要吃煙，向項光、胥光道：「請過來吃煙。」二人道：「我們不會，老實些罷。」吳珍遂睡下去，打了一口煙安好在槍上，將槍遞與〔包光〕，包光接在手內，並未向燈上去嗅，道：「足下有多大的癮？」吳珍道：「現在戒煙，還剩了幾口了。」包光道：「無事不敢驚動，我們是甘泉縣裡皂班，敝上人打發我們過來奉請。」吳珍聽了，詫異道：「小弟不知有何人告犯，為著何事？借光將票子與我看看。」包光道：「現在並沒有告犯，是奉旨查拿，人贓現獲，還要什麼票子看呢？」

吳珍聽了，才曉得是因為鴉片煙。正欲向包光們講說，只見房外走進一個人來，向著眾人拱手招呼。眾人請他入坐，那人道：「因晚飯後無事，到這裡來玩玩，坐在對過房裡。適才聽見弟兄們到此，又聽說為的公事。我們這吳大哥是個朋友，小弟既在這裡聽見這事，不能不過來問問。諸凡百事，小弟要想要臉推情。但小弟是個外行，不諳公事，不知弟兄們可有個商議？」包光道：「這吳大兄，我們也久慕他是個朋友，只要對得住我們，就把幾個壞門戶、幾條腿相與朋友，也可以送得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弟兄們請坐一刻，我同吳大哥到對過房裡談句話，再過來奉申，不知弟兄們可放心呢？」包光道：「這有何妨，請過去談就是了。」那人拉著吳珍就走。吳珍早已看見那人是吳耕兩，心中明白，知道他因為借錢不遂，糾約這些人來，欲想唬詐銀錢，恨不啻碗涼水將他吞在肚裡。所以任他在房裡與包光們講說，總未招呼睬他。此刻拉到雙林房中坐下，吳耕兩道：「宗兄，非是小弟造次多言，我看這事必須趁早撕擄，說不得破費幾兩銀子，省得到了縣門首，那就懊悔遲了。」吳珍冷笑道：「我該應造化，碰見你出來調停。你的量叫我出多少錢就是了。」吳耕兩道：「小弟與兄並無深交，今日偶遇，冒昧多事。宗兄必須說個尺寸，小弟才好向他們說呢。」吳珍道：「我雖在揚關當差，那有司裡事絲毫不懂。據他們說，也不過是個海巡查拿的簽票，也沒我的姓名。

如今算我晦氣，送他們二十千錢，拜托你去說就是了。」吳耕兩道：「宗兄且請稍坐。」

遂起身到了桂林房裡，向包光們道：「諸位哥哥，小弟有句話，諸位不要見怪。適才同吳老大談了半會，他說有個菲敬，吃酒不醉，吃飯不飽，送你們眾位二十千文。小弟是清水攔停，並不沾光，諸位可否賞個臉？」胥光道：「輕人輕己，二十千錢還不夠把小伙計呢。」包光道：「若論公事，派個流罪，就是納贖也要花上千的銀子。如今既是你大哥出來為好，只要他識便宜，至菲送我們五百銀子。不然連桂林、強大帶到門首去，看他們要費多少銀子，還要問罪，叫他自己划算划算就是了。」

吳耕兩又到雙林房裡，向吳珍道：「他們的話你可曾聽見？」吳珍道：「我又不聾，如何不聽見。像這樣捉風捕影的事，要幾百銀子。若是我打死人做凶首，還不知要多少銀子呢。不瞞你說，看我身上穿得華麗，不過是幾件騙衣，關上門戶是個總名。我如今說是沒錢，人也不信。我若稍有家資，也不做這關花子交易了。既是朋友找到兄弟，說不得我沒錢，我送四十千錢，大眾弟兄買個飲食吃吃吧。若再不行，只好聽他們辦罷，該應命裡要問罪，也是逃不脫的。」吳耕兩道：「宗兄，你說他們無簽無票，說真就真，說假就假，你不趁此時商議，弄到門首去，你再要花錢，那就難了。」吳珍道：「不是我太夯，實是拆措不出。你向他們說去，倘若不依，只好跟他們到門首去罷。」

吳耕兩又到桂林房裡問眾人道：「吳珍只肯出四十千錢，多一文不得。」包光們聽了大怒道：「叫他留著添補鋪監罷！」忙喊伙計到後面來，身邊取出鐵繩，到雙林房裡先將吳珍鎖起；又拿了一條鐵繩，將強大鎖了，說他窩留吳珍上家吸食禁煙。

又要將桂林鎖起，帶著同走，唬得桂林哭哭啼啼道：「吳老爺，你坑死我了！我幾百里出來，出乖露醜吃相飯，家裡多少人靠我養活。我同你相好，你自己問心，我得了你什麼大錢大鈔？」

今日被你帶累我拋頭露面的受罪，你心下何忍？你如今說不得沒錢，加增點錢請諸位乾老子做點好事罷。」吳珍恐怕帶累桂林，又托吳耕兩添他們二十千錢。包光們仍是不依。

先前包光們初來的時候，三子見來勢不好，恐其有事，就趕忙去請庚嘉福。此刻來了，聽見強大已被鎖起，遂到了桂林房裡。包光們見他來了，彼此招呼入坐。庚嘉福問了細底，到雙林房裡悄悄將吳珍再三開導，勸吳珍加添錢文，買靜求安。

吳珍道：「承你四老爹的情，為的是我，勸我添他們幾文。非是我太肉麻，實是並無拆措，允多了沒處設法。」庚嘉福道：「我因為好，怕你吃苦。你既說是並無拆措，我也不好深勸，但累及貴相知同強大，怎麼好呢？」吳珍向庚嘉福附耳道：「我是因為吳耕兩向我借錢未遂，糾約他們來，想唬詐分肥。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強大、桂林同差人並無仇隙，你四老爹代他兩人多少允幾個錢，我到堂時不扳著他兩人，就可以不帶他們去了。」庚嘉福道：「好，你這話說得降氣。我同他們說去。」又到桂林房裡，向包光們道：「適才向這姓吳的說了半會，據他說實是拆措不出。你們諸位能於方便，就照吳耕兄說的那句話推點情罷。你們若是實不能行，他說只好直著膀子穿衣服，叫你們公事公辦，他情願一人隨著你們帶去打官事。如今我同諸位想要個臉，這強大、桂林兩人盡個情，可以不把他們帶去罷？」包光道：「你四老爹所談，理當總要遵命。無如吳珍看不起我們，不把個式樣他看看，他何肯眉善眼善的玩錢？你莫見怪，他連你總關在門外，你不必管他。若說這強大、桂林，你四老爹怎麼說怎麼好，只要對得住我

們就是了。」庾嘉福向強大、桂林道：「你們放明白些，做個主人，我代你兩人賴他諸位的情。」強大道：「你老人家曉得我的事，請你轉懇他們諸位老爹，做點好事罷。」桂林道：「庾乾老子，你老人家雖是常到這裡，卻不曉得乾女兒的苦處。我在這裡做的捆帳，到一季捆價總是家裡拿去不必說了。我家婆同我丈夫除拿捆價之外，一年來此幾回，他們一到，也不曉得我在這裡有多少私房，那一回不是吵著鬧著非要十千就是八千。還要買這樣那樣，盤纏、禮物，住在這裡的房飯錢、零用錢。前日來了告訴我，說是家裡被水淹了，要收拾房子，要買糧食吃，七七八八又弄了十幾千，方才回去。我沒有錢，借的是陳乾老子的十千錢，九扣加一，三個月一轉。我身上又沒有好客，自己每日又要戴花，又要零用，又要兩口倒頭煙。」又向庾嘉福附耳道：「這吳耕兩冤家，一年到頭不知要栽培他多少。如今累下幾十千錢債務，衣服是一季抵一季，總穿不週全，此刻又弄出這件事來。乾老子，怎樣好呢？」說著哭著。

庾嘉福道：「閻王顧不得鬼瘦，此刻你說沒錢，人也不相信，弄到縣門首去，弄了丑，還要玩錢。依我說，顧不得你沒錢，只好允下來再設法。」桂林道：「拜托乾老子，望鼠裡允罷。窮乾女兒沒得孝敬，只好多磕幾個頭罷。」庾嘉福道：「你這呆娃子，我難道還拿你兩個人的錢送盒兒呢？」遂向包光們代他兩人告苦講難，再三再四說定了，共是六十千錢。此刻先把四十千錢，等吳珍若是問罪，到解府時再找二十千；若不問罪，到一月後交代。包光們要這四十千錢現把。庾嘉福〔求〕允寬三日。包光依允，向庾嘉福道：「情是推你四老爹的，但強大、桂林兩人要你保的，並非我們難玩，恐吳珍到堂供出他兩人來，我們同你老人家要人。」庾嘉福道：「認我，認我。」包光方才喊伙計，將強大項頸上鐵繩開了，點了火把，將吳珍鎖著，帶了煙具就走。臨行之時，吳珍將吳耕兩痛罵道：

「吳耕兩，我與你無仇無隙，你因惜錢未遂，糾約人來捉我。我到了堂，斷不饒你！」吳耕兩只裝未曾聽見，悄悄走了。包光們將吳珍帶到縣前，寫了稟帖，繳了煙具，伺候官府升堂審訊。

再說袁猷，今日因在親戚家拜壽，吃了晚酒才到強大家裡。

雙林就將吳珍的事告知。袁猷聽了，跌足道：「二哥好不見亮，這種事是到不得官的。差人在這裡的時候，賈老爺、魏老爺可在這裡？」雙林道：「若有一個人在這裡，倒可以沒有事了。」袁猷道：「獨巧今日我有事，他們又不在這裡。咳！合當有事。」趕著離了強大家，到甘泉縣前，尋著熟人探信。那人道：「適才官府坐堂，將吳珍打了三十個嘴掌，收了禁了。」袁猷聽得，心中雖是著急，此刻已將近三更，不能進監去了。又到強大家，將這些話告訴雙林。那桂林聽見袁猷是從縣門首回來，趕著來向袁猷道：「姐夫，你在縣門首來，吳老爺的事是怎樣？」

袁猷逐一告知，桂林聽了大哭，到自己房中去了。

袁猷住了一宿，次日清晨，趕忙到甘泉縣衙門頭門裡，到了監門首。他因從前曾收過江都縣禁，所有監規他都曉得。找著禁卒，名叫葛愛，袁猷向他道：「我要進去會會吳珍，好代你們眾位潤色。」葛愛見他說話在行，就放袁猷進去，引著過了獄神堂，到了號房前。但見吳珍週身刑具，幌在號房廊簷口，兩邊腮臉紅腫，滿嘴血跡。袁猷見吳珍這般形容光景，好不悽慘，走近前道：「吳二哥。」吳珍見是袁猷，不覺淚下道：「兄弟，愚兄只因一點小事未曾酬應，被那砍頭的下此毒手。此仇今生諒亦難報，只好等到來世罷！」

袁猷道：「二哥雖說被人暗算，然而也是自己流年月建。且放寬心，好想法出罪要緊。」吳珍道：「禍已臨身，還有什麼法可想？如今收在監裡，我又有兩口煙，昨日這一夜那裡是人過的日子？此刻心如火焚。要像這等光景，不消三五日，我就沒有命了。」袁猷聽了，就在腰間荷包內取出幾片高麗參，送到吳珍口裡道：「二哥，你本身體不大健壯，加之又有幾口煙，昨晚收到這裡又受了刑，又懊惱，又沒有煙吃，如何不難過呢？如今先要將刑具鬆了，另想戒煙的方法，然後徐圖出罪方妙。」吳珍道：「我的小兒年尚幼小，族中的人素與愚兄不睦，我今弄出事來，正趁他們胸懷。親戚也沒有能辦事的，無人出來料理。如今賢弟只作與我同胞，費你的心代我調停料理。」